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生命文化卷

凝视

与守望

刘湛秋 主编



44.6175
891-6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生命文化卷

凝视 与 守望

Geay 23/06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与守望/刘湛秋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散文·生命文化卷)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89-3

I. 凝...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531 号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12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9 千字

印数:1—4000 册

ISBN 7-5354-2089-3/I·1595 定价:2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散文的遐思

刘湛秋

窗外在下雨，雨声使人安宁而舒远。

这时，音乐甚至也是多余的。你只需要静。在静中任思绪或收缩或放开，或上升或下沉。

我忽然想起宋朝散文大家欧阳修的《秋声赋》。

在成熟到开始凋零的秋天。欧翁于子夜读书，万籁俱寂，他却感到有声音来自西南“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澎湃”，他描绘出他感到的此声的情状，使人也不禁“悚然而听”。其时，“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欧翁仍把这种无声中的有声定为秋声。

用当代的语汇，这是欧翁极“酷”的感觉与形容。

秋声来自作家的心底，是作家升华了的心声。

我以为，这种状况最能表达散文的境界。

创作散文要有这样的心声、心气、心情。

这样，境界为之洞开，你往日的思索与眼前的物质——或声或色或形为之碰撞，你的笔底开始流动，泉水纯净晶莹，一如你的文字。

二

散文家与浮躁的心态是无缘的。

因为浮躁总是急于求成，渴望暴发暴富，而散文则宁愿寂寞，喜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散文与浅薄的品味是无缘的。

因为浅薄图虚荣，喜外露，而散文偏向宁静致远，注重内心的品行的涵养与发挥。

散文与华丽的外表是无缘的。

因为当一篇行文需要华丽的词藻来装潢与修饰时，它的内容空泛已可想而知了，散文宁可用最质朴的语句去镌刻出深邃的思想。

如果问一篇好散文的支架是什么，我想最简单的两个字表达就是老实。

在老实中求舒展，在老实中求深切，在老实中求辉煌。

三

较之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散文可能是最平凡的，它缺乏那种读者喜欢的悬念、夸张、情节以及精巧的对话与丰美的想象，但它的平凡绝不是平庸。甚至可以说，它正以其平凡见作家之功底，正以其平凡见

震撼人的力量，正以其平凡使人久久挥之不去，露出不平凡的“一览众山小”的出众之处。一部《古文观止》能成为读书人的终生伴侣，难道还不足以证明其魅力之无穷吗？

小说家不一定写诗，诗人也不一定写小说或剧本，评论家能当小说家的教练但不一定会写小说，但所有这些从事文学的人都须会写散文。而且，往往出现一个很有趣而奇怪的现象，就是读某作家、诗人的一篇代表性散文，就大致可以看出其主要从事的文学样式的水准高下。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我常常习惯于这样判断。

散文虽然没有大的构筑，但几百字，几千字的构筑也能见作家的运筹，散文虽然没广阔的语言驰骋天地，但庭园中一石一花一木，也同样见作家的匠心。

从文学创作的起始来说，散文是基石，从文学创作的峰巅来说，散文更是炉火纯青的证明。

四

中国是诗歌大国，中国更是散文大国。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创造出那么辉煌、那么精美、那么深邃的散文长河？一部《史记》至少能让人类再折服一千年而难于望其项背！《论语》、《孟子》《左传》、《楚辞》，恐怕也应包括《孙子兵法》等等，哪一篇不是散文的典范？陶渊明、李白、苏轼、柳宗元、韩愈的散文使人对宇宙、对人生、对世情、对自然产生无比眷恋与遐思。

这时你才明白，什么叫散文？什么叫散文的魅力？！

有如此丰厚传统的中国一代代文学起步者，怎能不受到饱满的滋润并从而学会写出更好的散文？

我曾经说过，新文学运动以来，其实水准最高的也依然是散文。三十年代由朱自清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书。朱先生编的实在是好，有读头。时过五六十年，到八九十年代，人们再看这部书，并比照当代文坛，肯定会发现，新文学早期的诗歌、小说、戏剧是很难与当代相比了，但散文却并不逊于当代。这一方面证明诗歌、小说相当进步，另一方面也只能说当代散文要逾越前人确有困难。因为前人确实已站立高处了。

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后者往往更讲究手法、流派，各种主义——超现实、后现代等等满天飞，往往靠手法与标新立异取胜，而散文又始终老老实实，一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往前走，惟其如此，后人想不靠实力而只靠投机取巧，创新立派来取胜前人更困难了。

因此，我们作为散文大国的子孙，该怎样去维护我们散文的伟大传统呢？我们只有一步步艰难前行，扎扎实实提高我们的学问、知识、笔力，而不是妄想“一夜成名”。中国人的古训“十年寒窗”，“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多么美好的教育啊！

五

坦诚地说，这套丛书是研究散文的几位青年学者花了多年心血编的，我不过提出了些参考性的意见。他们之所以能把握准这个角度，也确实是领略了散文的精髓。

其实，还有什么散文能不包括在文化散文之内呢？散文本身就是文化嘛！它不属于经济、体育，如此而

已。我想，这里的文化只能是一个狭义罢了。就是说，宗教、生命、地域等问题更多地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去发挥。当然，任何定义的争论最终都会落到尴尬的境地。

我祝愿这套散文给你带去秋天的成熟的愉快。

而且在夜深人静，读着读着，你也会感到什么声音自远方而来，使你悟到人生的一些什么，或者，更遐想世界，或者，更爱怜自己……

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北京

目 录

序：散文的遐思/刘湛秋—1

随感录·四十九/鲁 迅—1

生/巴 金—3

生命/沈从文—9

人生像一首诗/林语堂—12

想飞/徐志摩—14

紫藤萝瀑布/宗 璞—19

野草/夏 衍—21

美生灵/张 炜—23

此生正在飞翔/刘如溪—27

大地上的事情/苇 岸—32

鸟兽同穴/王宗仁—56

且歌且行/马丽华—61

等待生命/巴 荒—70

死之默想/周作人—86

无常之恸/丰子恺—89
人死观/梁遇春—95
心之波/石评梅—101
烬余录/张爱玲—106
死之梦/刘再复—118
死之余响/赵丽宏—122
守望灵魂/李佩芝—130
与死亡正面相撞/孙 未—136
临近终点的旅人/人 邻—145
六岁的美丽/张 波—150
死是美丽的/张海迪—155
庄严的美 悲壮的诗/天 蔚—159

中年/梁实秋—162
中年是下午茶/董 桥—166
中年的心情/席慕蓉—169
论老年/施蛰存—174
凝视时间/李汉荣—182
宁愿残垣断壁/唐 韵—189
青青河边草/贾宝泉—194
觅渡，觅渡，渡何处/梁 衡—198
长者/余秋雨—204

懵懂岁月/陈 超—226
生命转弯的地方/楚 楚—234
关关雎鸠/张曼娟—238
也是水湄/张晓风—241

角落/张守仁—245
亲爱的小鱼/刘继明—249
梦里花落知多少/三 毛—262
谈情说爱谬论/刘川鄂—279
创造九章/叶 梦—290
春水/筱 敏—299
往事（一）（节选）/冰 心—303
血色花瓣/罗 丹—307
景福阁的月/叶广苓—313
听听那冷雨/余光中—318
离合悲欢的三天/田 野—325

浮游于生命的大海/刘湛秋—333
敬畏生命/莽 汉—341
换个活法/韩美林—349
半个自己/陈 染—354
自我二重奏/周国平—356
做一棵苍凉的白菜/王小妮—365
不发光的羽毛/舒 婷—369
树中的女人/张立勤—372
生命总不成熟/韩小蕙—377
冥想黄昏/斯 好—383
我与地坛/史铁生—390
偶像崇拜/韩 东—411
凡眼瞩望星空/丁建元—426
谁在轻视肉体/周 涛—432

编后记：永恒的话题/阳 燕—439

随感录·四十九

鲁迅

凡有高等动物，倘没有遇着意外的变故，总是从幼到壮，从壮到老，从老到死。

我们从幼到壮，既然毫不为奇的过去了；自此以后，自然也该毫不为奇的过去。

可惜有一种人，从幼到壮，居然也毫不为奇的过去了；从壮到老，便有点古怪；从老到死，却更奇想天开，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

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所以社会上的状态，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弯腰曲背时期，才更加“逸兴遄飞”，似乎从此以后，才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约别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总该推中国老先算一甲一名。

万一当真成了神仙，那便永远请他主持，不必再有后进，原也是极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终于个个

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驼着吃苦。

这真是生物界的怪现象！

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老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生

巴金

死是谜，有人把生也看作一个谜。

许多人希望知道生，更甚于愿意知道死。而我则不然。我常常想了解死，却没有一次对于生起过疑惑。

世间有不少的人喜欢拿“生是什么”、“为什么生”的问题折磨自己，结果总是得不到解答而悒郁地死去。

真正知道生的人大概是有的；虽然有，也不会多。人不了解生，但是人依旧活着。而且有不少的人贪恋生，甚至做着永生的大梦：有的乞灵于仙药与术士，有的求助于宗教与迷信；或则希望白日羽化，或则祷祝上登天堂。在活着的时候为非作歹，或者茹苦含辛以积来世之福——这样的人也是常有的。

每个人都努力在建造“长生塔”，塔样式自然不同，有大有小，有的有形，有的无形。有人想为子孙树立万世不灭的基业；有人愿去理想的天堂中做一位自由的神仙。然而不到多久这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而做了后人凭吊唏嘘的资料了。没有一座沙上建筑的楼阁能够

稳立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一百四十几年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启蒙学者让·龚多塞不顾死刑的威胁，躲在巴黎卢森堡附近的一间顶楼上忙碌地写他的最后的著作，这是历史和科学的著作。据他说历史和科学就是反对死的斗争。他的书也是为征服死而著述的。所以在写下最后两句话以后，他便离开了隐匿的地方。他那两句遗言是：“科学要征服死，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人死了。”

他不梦想天堂，也不寻求个人的永生。他要用科学征服死，为人类带来长生的幸福。这样，他虽然吞下毒药，永离此世，他却比谁都更了解生了。

科学会征服死。这并不是梦想。龚多塞企图建造一座为大众享用的长生塔，他用的并不是平民的血肉，像我的童话里所描写的那样。他却用了科学。他没有成功。可是他给那座塔奠了基石。

这座塔到现在还只有那么几块零落的基石，不要想看见它的轮廓！没有人能够有把握地说定在什么时候会看见它的完成。但有一件事实则是十分确定的：有人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于这座高塔的建造。这些人是科学家。

生物是必死的。从没有人怀疑过这天经地义般的话。但是如今却有少数生物学者出来企图证明单细胞动物可以长生不死了。德国的怀司曼甚至宣言：“死亡并不是永远和生物相关联的。”因为单细胞动物在养料充足的适宜的环境里便能够继续营养和生存。它的身体长大到某一定限度无可再长的时候，便分裂为二，成了两个子体。它们又自己营养，生长，后来又能自己分裂以繁殖其族系，只要不受空间和营养的限制，它们可以永远继续繁殖，长生不死。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当然没有死亡。

拿草履虫为例，两个生物学者美国的吴特拉夫和俄

国的梅塔尼科夫对于草履虫的精密的研究给我们证明：从前人以为分裂二百次便现出衰老状态而逼近死亡的草履虫，如今却可以分裂到一万三千次以上，就是说它能够活到二十几年。这已经比它的平常的寿命多过七十倍了。有些人因此断定说这些草履虫经过这么多代不死，便不会死了。但这也只是一个假定。不过生命的延长却是无可否认的。

关于高等动物，也有学者作了研究。现在鸡的、别的一些动物的、甚至人的组织（tissue）已经可以用人工培养了。这证明：多细胞动物体的细胞可以离开个体，而在适当的环境里生活下去，也许可以做到长生不死的地步。这研究的结果离真正的长生术还远得很，但是可以说朝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在最近的将来，延长寿命这一层，大概是可以办到的。科学家居然在显微镜下的小小天地中看出了解决人间大问题——生之谜的一把钥匙。过去无数的人在冥想里把光阴白白地浪费了。

我并不是生物学者，不过偶尔从一位研究生物学的朋友那里学得一点点那方面的常识。但这只是零碎地学来的，而且我时学时忘。所以我不能详征博引。然而单是这一点点零碎的知识已经使我相信龚多塞的遗言不是一句空话了。他的企图并不是梦想。将来有一天科学真正会把死征服。那时对于我们，生就不再是谜了。

然而我们这一代（恐怕还有以后的几代）和我们的祖先一样，是没有这种幸运的。我们带着新的力量来到世间，我们又会发挥尽力量而归于尘土。这个世界映在一个婴孩的眼里是五光十色；一切全是陌生。我们慢慢地活下去。我们举起一杯一杯的生之酒尽情地饮下。酸的，甜的，苦的，辣的我们全尝到了。新奇的变为平常，陌生的成为熟习。但宇宙是这么广大，世界是这么复杂，一个人看不见、享不到的是太多了。我们仿佛走